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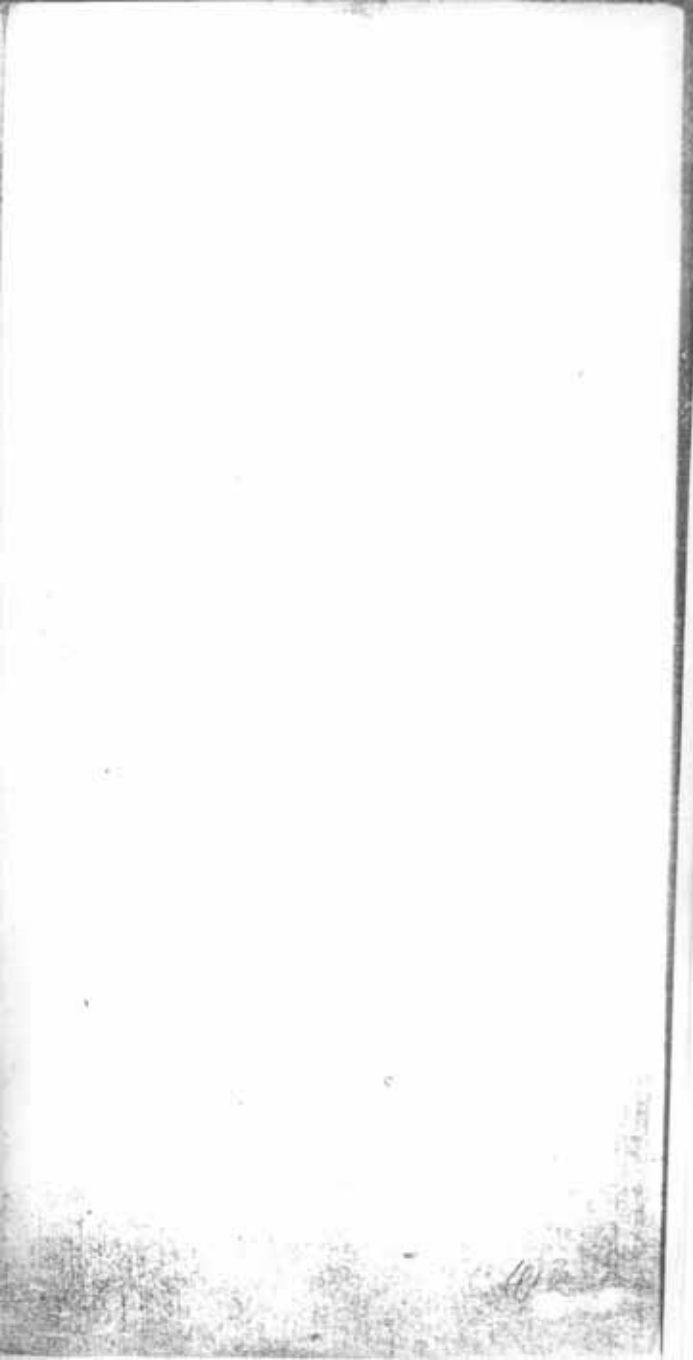
貴州通志

第二十卷

經畧志

釐弊

飭武



申嚴礦禁疏畧

巡撫王呈緝

議覈漏網疏

巡撫毛舒應龍

嚴禁地方疏

巡按薛繼茂

吏治民瘼疏

給事鄒元標

參處安首疏

巡撫江東之

參處安首疏

巡按應朝卿

議處烏撒疏

巡撫江東之

飭武類

進討銅平疏

總督張岳

議客兵行糧疏

巡撫萬鏜

覈補軍伍疏

巡按熊克懋

保甲諭

巡撫王學益

保甲事畧

巡撫劉大直

議處銅苗事宜

提學謝東山

屯田議

謝東山

貴州軍伍考

謝東山

請設畢節道疏

四川巡按戴金

叩水防禦疏

巡撫何起鳴

有苗來格疏

巡撫王呈

留防禦官疏

巡撫舒應龍

劉平者牙叛苗疏

舒應龍

者牙善後疏

舒應龍

宣威營兵糧議

副使洪邦光

移駐鎮遠守備疏

巡撫舒應龍

議處苗釁疏

巡撫林喬相

更調武職疏

巡撫江東之

議處五開疏

湖廣巡撫陳省

新增兵餉事畧

食事梁銓

募勇守城議

知府蔡懋昭

貴州通志卷二十

經畧志

下

釐弊類

議處諸夷疏畧

尚書李默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蠻夷竝同滇境而
山箐峭深地堵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
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卿軫盤據廣土
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
鎮草西播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貽患寔深况地雜東
川烏蒙諸郡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同災害而軍民歲
計又大半仰給于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

水西普安州

今改

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奸

首禍患起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鬪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議處銅苗疏畧

少卿周弘祖

自有苗患以來其譚制馭良策者不過曰撫曰剿曰戰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者何也嘉靖二十四年賊勢猖獗布政使石簡親詣銅仁招撫給以魚鹽犒以花紅牛酒渠魁龍許保給以冠帶幼苗選充生員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糧糶入手即出虜劫

未及一年勢愈驕蹇動言得糧未肯聽招此則撫之
未可之明驗也二十七年撤兵之後調土漢兵五千
五百名守銅仁又調酉陽土兵一千守小橋平茶長
官司土兵一千守毛口凱里司土兵龍必昇等一千
守地架甫及數月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懼自撤
散龍必昇亦爲賊所衝潰小橋毛口相繼陷沒夫兵
多則苦于乏糧兵少又不足分布控扼賊路則賊所
必攻聚于府城則緩急難應此則守之無益之明驗
也張總制亦常銳意用師矣其後甲江石阡相繼破
滅我聚而入彼散而逃我撤而回彼衝而出彼守其

逸我當其勞彼之乘我有餘我之備彼不足况山菁
險阻賊勢悍勁今之將帥有能隻身深入如韓王之
擒方臘者乎此又用兵之未可也愚意謂此苗與廣
西徭僮不同原有土官管轄原有印信文冊原有舊
額錢糧先年之禍起于土官其後湖廣鎮守二司聽
撫之苗俱各認其土官求爲之主免於誅殺如草子
坪之苗亦請其土官田興爵至寨剗牛灑酒妻子羅
拜情願起立衙門復還舊俗蓋田興爵者往以事繫
辰州獄此時苗尚未叛也私相語曰吾父母官又禁
當救之鳩銀入城買囑吏禁以大食器昇之出獄後

與爵求索無厭苗妻孥方怒而叛之及後聽
撫人尋其故主則苗豈無統而不可約束者哉
銅仁事勢頗異於是該府原是改土爲流無屬縣
長官司爲屬禍雖由於長官衰弱不能鈴束各苗亦
從前有司不能撫綏所致然二司苗不盡叛也且如
錢糧一事叛苗不納以逋欠責之見戶逃亡責之土
官平頭長官至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散在清浪平
溪思州馬口黃道施溪等處無慮數千傭賃錢穀
歸本土若蠲其通負于中選強壯者爲兵量給之
聚爲屯堡舊材舊田漸次經理其利倍于客兵而各

叛苗亦可馴服矣茲非處苗之正法乎嘗聞楊愈意云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數千而敢屢拒官軍荼毒生民數年無如之何者奸民投住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爲之耳目故出則必有所獲有土官爲之窩容故敗則必有所歸知乎此則可以論苗矣

議處土官軍伍疏畧

巡撫湯沐

一預制土官今土舍私相傳接枝系不明爭奪由起宜如軍職貼黃例歲終令土官各上其世系履歷實有無嗣子狀於布政司三歲當入覲則預上其籍於

部其起送及普及其舉奏優者按籍立辨可以消爭
奪之釁。一作養世祿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得
入學習禮不由儒學者不得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
願入學者聽補原科貢與軍民武生一體則可以大
變其俗。一清查軍伍請以五年為率通計天下衛
所軍士舊在新勾以科逼在逃者指揮以下各以多
寡議罰都司叅問其清軍御史不但清坐勾軍丁亦
當兼理缺之軍伍宜令所在有司各開報解發收伍
各名籍於都布二司二司呈送清軍及巡按御史彼
此參証諸弊可盡革兵部覆議 制曰可

禦寇疏畧

巡撫袁宗儒

一抽餘丁以益軍伍謂軍士生息日蕃宜將諸衛所見在正軍戶內餘丁盡籍報官抽選充實營伍○一查理老疾官軍諸衛所官多年壯而在疾告退軍必避徭而托故替役宜並查核復其任役 詔如議行

○議處地方疏畧

巡撫徐問

一互考倉糧以杜姦弊四川永寧倉額收永寧宣撫司秋糧永寧衛屯糧及重慶叙州等府銅梁長寧榮縣折糧大布俱於本倉收納其糧放永寧衛官軍并宣撫司首領官吏師生月糧布放永寧普市等五衛

所官軍冬三月折色通年官攢去四川隔遠監司不能
能遍歷視貴州隔別守巡不得稽查錢糧自為出的
侵漁攬戶任其通同輕拆及至放糧拴各妻官糧故
昇破借貸預支允遇關領百計刁難官員考滿賦
揆勘竟赴四川給文支吾脫去俱得保全已該前
撫都御史劉士元奏行川省撫按將銅梁等縣折布
糧未徵銀解貴州布政司上納外惟該司衙糧仍於
該倉上納積弊復然今後永寧倉官措考滿等項
要申請貴州撫按轉行該守巡官吊取卷冊磨算無
差詳允轉報方許起送若有未明就便提問其四川

該管官司衙門遇官攢給由等項查無貴州撫按衙門查明字樣不許擅自起送庶幾糧可清而奸貪不得恣肆矣○一處調邊軍以實營伍看得貴州軍夷機雜實西南極邊衛所軍人或因三次逃回或因爲事例應改發邊衛充軍正犯身故子孫替役清勾發遣動差軍舍管押沿途應付騷擾驛遞及至中途或到衛身故或隨到隨逃該衛既無實用之軍原籍又多勾補之擾今後凡遇勾補三次逃軍及爲事應改問發遣邊衛充軍者酌量地里遠近俱發本省沿邊都勻等衛所充軍應該極邊衛分者調發前項沿

邊衛所哨堡營田水不更番休息其間發例終
本身者待其身終子孫仍補原衛庶窮邊營伍可以
少充而各處道途亦省供億之費矣○一謹察邊防
以杜後患貴州地方與廣西雲南土司密通漢人與
土人每每結親往來及通彼處苗人耕種買賣釐
煽禍殘害地方往事歷歷有驗合無議行廣西雲南
四川湖廣撫按官及臣等各轉行守巡官嚴加禁約
鄰近土官今後不許與衛所官軍往來結親耕種買
賣引惹釁端鞫問是實依走透消息於外境律論以
斬罪其土官各從重叅處

軍民利病疏畧

巡按王杏

一召逃亡以復本業貴州地里編窄各該夷民依山
爲隴沿澗爲田兼以草萊雨露之滋頗爲膏沃各民
世守所遺刀耕火耨以給俯仰皆有定業而稅糧驛
館馬匹皆視其秤數以爲等差近各土官貪婪無厭
縱容積年頭目把事總小牌人等下寨講害罰其銀
錢米線搜其鷄犬牛隻遇襲替則派扯手婚姻則派
幫助往來則派長夫每耕種收穫之時毋論土官即
雜司目把人等亦索人夫做工又交結吏目爲取騎
坐馬匹土民憚其虎狼之暴惟其所欲即與之耳入

列寨逃縣賣妻影射以期少延旦夕之命遂致田土
荒蕪歷年無徵下以奪民恒產上以虧官常課欺公
玩法地方疲憊今後備行各司道定委公正官員各
到該寨從實稽查招集安插復業未照舊嚴禁上官不
許擅差目把人等下鄉搔擾庶百姓之仇離者可復
糧馬之逋欠者得完而上官該管地方亦可世守弗
失矣○一清丁田以杜隱占各府州縣司造解每年
蠶民戶口全無的實姓名十年大造黃冊始東易西
掛一漏萬畧無真確蓋緣各土司設計搪塞不欲以
實數報之於官而官府亦鮮有實心清理者故流弊

至此合將該府州縣地方挨門履畝逐一清查如有
一司共幾寨幾里每寨每里見在人戶幾何丁口幾
何湮沒幾何買賣收除幾何每年上納稅糧幾何開
報到官再行查覈令從實攢造文冊收貯候大造之
年嚴行改正報部仍出給半印由帖與民收藏以備
查考如有比對不合增減作弊者悉照洪武景泰弘
治三年等事例處治庶土官知以戶口爲重而加意
撫綏百姓知以冊籍爲據而隨分管理矣。一均差
徭以免濫役貴州地僻民稀難與腹裏例論而官府
之徭役則同百姓之艱苦尤甚每遇年終查取徭役

接受賄賂以行所私富者全家脫免貧者重複承當
致有產盡而逃力絕而斃者宜行布政司并該道查
議各府州縣衛每年額定徭役在上司者幾何府州
者幾何衛所者幾何納銀幾何出力幾何量其入丁
田畝多寡酌定數立爲成規或一年或三年青委
廉正官員查照冊籍從公審編此外不許假以別項
名色私自科差庶賦役有定冗濫得除而邊徼民黎
皆願無死以觀化成矣○一禁科差以蘇困苦昔前
等二十衛所軍伍多係三戶垛充或清勾補役倚月
糧以供俯仰假樵採以爲生息貧困至極各該指揮

千百戶等官罔知矜恤曲肆科差以造冊則有紙割
錢關糧則有使用錢關操則有什物錢下也則有分
例錢供應則有心紅柴炭錢買閒則有按月錢會計
則有歲用錢每所設有軍吏以收放每伍設有操吏
以派撥每屯設有屯吏以催辦每衛設有總吏以掌
管巧立名色衆置油滑遂致軍士日不聊生逃亡接
踵良可深恨宜將衛所軍吏操吏屯吏總吏等盡數
除革一應文移造冊等項專責六房司典吏承行各
該歲用俱行查出前田內支給倘有不得已差使只
將餘丁量撥如有假名科差一力一文者從重究治

庶營伍之窮困得蘇而軍士之貧乏庶可望矣。一土官赴京襲替。祖宗舊制須開入采冠帶之例大傷國體乞申嘉靖九年事例禁之。一土官受職於朝而無俸祿定制以致科剝無常民受其害宜令撫按官議制常祿。一貴州思南石阡等處舊無館驛頃因添設兵備遂爲衝途請官置議以甦里甲供應之苦衛所軍士職在操守非以應付迎送乃令朋買馬匹走逃于事體非宜請乞禁革。一屯軍出糧操軍養馬制也顧責屯軍餘軍養馬以致偏累逃竄宜禁諭撫恤以救其弊。一武官多貪殘無忌請令撫按

貴州通志卷二十一
九
官分別賢否報本部仍按季稽其行事

詔悉如議

議處土夷疏畧

巡按部光先

一苗夷犷悍作梗衝路宜令土司酋長所部境界畧
倣中土保甲之法互相覺察如遇盜賊竊發責其捕
獲解官如有容縱究治○一本省驛站疲困皆供應
雲南之繁今後各道應付牌票俱於巡按御史稽查
起解銀扛不許夾帶私貨○一將一省每歲出入之
數通校有無盈縮嚴督催徵使賦額不虧軍餉充裕
○一夷性至詐而可以信乎夷性至貪而可以廉感

請申明賞功罰罪之條罷成餽遺宴會之費使法度
紀綱翕然振舉則狼子野心可不煩兵而服○一本
省鄉試費用錢糧原無定額每科動支巡按贓罰等
銀用至七千餘兩今前項贓罰係奉旨起解之數
乞將當科之年姑免解部以爲定例所司議覆從之
勘處地方議

提學謝東山

地方遇有夷情所差委勘處者惟武職官然武官生
長於斯土俗夷情周知爛熟是以土官暗與交結串
同欺蔽故有所差委或拘提不出或遷延不了乃給
上司曰生拘曰險阻不然吞餌之後即爲改委之說

及改委一人復踵故習日復一日官遷事變則又僥倖於後來者之不知而留爲前件故有所差委始終一人責以限期則前件易完而積弊可革矣

一各衛正軍雖有逃絕而餘丁尚多屯田雖多僻遠而佃戶頗衆動謂軍伍缺乏屯田荒蕪者僞也大抵餘丁多於舊時而籍口於逃絕屯田廣於舊額而籍口於荒蕪於是丁口爲賣閑之資田糧爲私庄之蓄此各衛影射之弊守巡該道尤宜留心清理者也

申嚴礦林示疏畧

巡撫王
巡按馬呈圖

查得宣慰司水碾廠封閉已久節經本院申飭禁約

納土之功可並論者歷代相承 朝廷 准其世延

爵土 思至渥矣正德嘉靖間王世麟父祖王通王

仲武相繼以暴虐激變部民致有阿向王聰等叛後

有老亨等因身効力聚兵奪險犁巢始戢蕩平於時

議以四員分管凱口五牌地方催辦公務錢糧而以

白頭等五牌仍屬王仲武管理向無異議至王世麟

接管敢行越榜度劉仗 天討一陣斬首梟示明正

典刑其弟王世麟復有乞哀悔罪之請在事諸臣因

為推廣 朝廷好生之仁仰體罪人不挈之義遂准王

世麟以土民各自照依父兄往規止管白頭等五牌

地方不許干與四目原官凱口五牌如或踵襲父兄
舊惡越分侵擾聽該管官司據實呈請翻十牌地方
盡歸都勻府管轄永不許襲題奉 欽依遵行至令

凡其身享爵土之厚已為 朝廷法外之仁矣何意

方蒙 准襲冠帶即敢肆為威脅吞併之謀所據參

該司道勘究明白本宜照依原題事理明正削奪革

職之法但稱四目之子孫先以貽害科擾部民起釁

之由原有所自而老盤之受賂代告老金等之聽誘

相從遂致彼時遂其陰為串計之地比與先年玉世

麒之敢於糾兵強奪者罪尚有間即今四目子孫羅

復肆科害以後王世麟斥其子孫敢再有生端謀占
凱口地方者定照先三題允事理勘究明白永革世
襲追印 奏繳十牌地方俱歸該府徑自管轄如四
日子孫有敢生事擾害凱口夷民者即將原給沒官
田土盡行追奪另給部夷認佃從重究罪示懲庶統
馭之法紀修明而克首可禔其魄分隸之境土有定
而夷部永保奠安矣

嚴禁地方疏

巡檢薛繼茂

一各衛公費編有歲用乃經收官明加暗削凡答應
上司奉承過客交結吏承又分外派取屯頭甲首拘

留不得歸農宜禁。一五所官吏受賄賣閒名曰月
錢將食糧軍影射混派屯軍并餘丁迎送過客押解
軍徒人犯宜禁。一給田頂替軍伍需索常例

又占耕操馬撥送。一管
屯官需索年例巡捕官差應捕下屯百般騷擾遇有
盜賊令奸狡捕軍任意板扯指殷實富戶以為奇貨
與所伍官役軍耕種私家田地反妨本業軍士以其
本管莫敢誰何宜禁。一審編銀差貪定驛馬潛開
賄賂賣富差貧軍舍紛紛訴告撤家逃躲致銀差積
逋不完驛遞承走多慢宜禁

吏治民瘼疏

給事鄒元標

一恤遠臣

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榜埒中
土俸餼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在亥步
窮處蕃茅嵐氛猿狖爲伍士人聞命有投牒不
注者有既赴請辭死者臣請備言其艱辛之狀臣往
見都勻一驛丞南京人也懸鷄百結乞食道死又有
麻哈等州衙齋荒蕪舉目淒涼而獨山知州吳譽聞
者文學吏事亦自名家亦罷燈同妻子守孤印皆含
冤被論去視諸臣餘可知矣臣每撫膺太息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忍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逸不均
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歎今之情豈異古耶臣愚謂
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
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遷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
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
稱職其陞遷眎他省量速一年庶幾 雨露無不被
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信也臣
又惟官有大小圓首方趾秉靈含知與大臣無異在
爲大臣者體恤之否耳臣在部每見倉官來考滿者
列東西廊幾數百人有龍鍾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

不能掩形者有而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
間欲微微祿養其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
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
入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污澤則污澤
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
散之吏冗散之吏猶有微取得持三尺議其後矣是
不可稍爲之寬乎臣竊謂命官陞進一以本省爲主
考滿固不容察然既經院道並核領文赴部不知可
停止否僅可停止閱其考語優者推陞餘因其年力
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檢

將考滿時皆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此
檢有功固當優擢即無功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
間擢一二一以爲生事者戒一以爲安靜者勸

一清軍之弊

今 國家軍伍空虛勾單時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
一單至邑清軍廳視爲奇貨票發各里役不得賄不
止又司事者陰藏原籍故爲裝陷無爲有虛爲實逐
都逐圖名曰挨無不厭其欲不止一軍起解各里里
斂金錢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印以下鎮撫以上不
罄所攜不止既着伍復得錢縱之歸何者遊民項役

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損小民明矣臣聞詔
國者云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補招補一名明書原軍
名下即與豁除老軍之數照詳知會欲除里甲長勾
之苦在十年一刊定軍冊如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
縣司部各存一冊儻有清勾有無虛實照冊施行雖
有點緝不能爲民害矣惟 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
二省原無驛夫以軍爲夫道里長遠山勢險峻每夫
一名幫貼數名始得成役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
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矣 國初屯戍額五千名
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

故不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之夙弊至雲貴以軍代夫合無行彼處撫按官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遠能邇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萬曆十八年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叅處安酋疏

巡撫江東之

爲土司糾則相要送至蔑法無君懇乞

聖明查究長惡原由以清治本以消亂萌事臣奉

勅巡撫貴州未任之先已識貴州漢少夷多餉寡兵微

土酋辨曰蒼憲法陵夷其來久矣及臣到任宣慰安疆
臣宋承恩來見臣詰問兩人向所奏事情其一係宋
承恩與教官熊夢祥爭禮曾經提學道僉事沈思克
處分已心平無異說矣因安疆臣聽好撥置欲禡其
洪邊庄田及巴香馬頭地故代爲申奏其一辯復貴
竹司臣詰之曰貴竹司改新貴縣隆慶貳年初議陸
年屬貴陽府往牒俱在 會典可證汝父安國亨不
言於查議之初汝乃言於三十年 制定之後何也
安疆臣曰疆臣年幼不知諸宗目知之明日帶宗目
百人跪於庭臣諭之曰汝輩敢謂貴竹司之改縣為

皇上變亂 祖制也洪武年間止壹宣慰司有布政使

司自永樂十一年始汝將謂 成祖皇帝為變亂

祖制乎程番十七長官司之改府自成化七年始都勻

邦水長官司之改府自弘治十七年始凱里安撫司之

改屬衛自嘉靖九年始汝又將謂 累朝皇帝皆變

亂 祖制乎貴省府衛并州縣俱係土司改置其子

孫為流官各奉法無越志汝欲廢新貴縣將舉貴州

而胥為夷也我 皇上聖德當陽 國家氣運方盛

安得妄興此念諸宗目曰不敢惟稱安國貞當令上

班臣曰此爾夷家事須靜聽處分無擅興兵甲諸宗

目唯唯而退當初 奏之時兵部尚書右星有敬

君之心體國之念當折之曰前王所制即為律後王新
行即為令新貴縣名今 皇上所命貴州縣治不獨
改一貴竹司 明旨一日之未下則新貴縣治一日
之猶存新貴縣之人戶錢糧歸 天子之版圖誰敢
得而霸徵之新貴縣之縣丞主簿為

天子之命官誰敢得而更置之即可以落奸人之膽而
寢其邪謀矣柰何石星之言曰該屬貴陽府者方屬
貴陽府該還土司者還歸土司又曰考其創設之規
及今日削弱之狀復疏止於陸語無一字非為安疆

臣計也是以諸宗目心服臣之言實則倚石星之勢
陛下未嘗有棄新貴縣之心安疆臣已成其奪新貴縣
之謀樣殺其人丁霸徵其差銀縣丞宋顯甲隨居大
方安疆臣喜而藏之雖拜 牌拜表而不出主簿寧
國梁願效忠 天朝安疆臣以為恨伏兵二千於省
城之外欲伺其出而殺之舊年誘致致司而挾之以
兵遂惶向承祖等申文以欺侮 天聽且謂

高皇帝為之震怒天地為之昏慘文移肆無忌憚不知

有法不知有 君近日據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

道僉事方萬策報稱安疆臣興兵數萬砍折安邦父

屍掘其居地三尺大掠一百五十餘寨流毒安順鎮
寧貳州殺傷良民焚燬官廨俱有實証臣遣官禁諭
依前對臣之言曰疆臣年幼不知且身羈株木其狡
猾閃爍如此非安疆臣之能皆陳恩教之也安疆臣
所居橫亘數百里羅兵數拾萬其祖宗自漢唐宋元
以至今日所遺金銀堆積如山岳 國家所未有之
富闔省土司所未有之強海內皆知之石星憐其劑
弱臣不知其何心矣陳息王嘉猷等初謀以為幼主
安靜則彼享其富吾輩何利於是倡恢復之言以順
適其欲彼將不惜結納之費而可以坐分其有如先

時安國亨結首相張居正得其畫容供奉樞按莫不
凜凜今石尚書有跋可通因而得復拾司從此可圖
伯業安疆臣遂遣走京捷士多齎金銀未必盡輸
石星之家所求於石星之復疏者已大懼安疆臣之
願陳恩因此稱首相拜軍師石星遂蒙不韙之名夫
砥礪名行者不以利汙義如土司楊燧賄僉事梁銓
則揭之揭所以明不汙安疆臣賄副使林喬楠則揭
於通衢以拒之石星曾二臣之不若乎臣之所不敢
信也三年以前安疆臣猶知敬慎自石星復本之後
遂謂石尚書許我恢復大張惡焰是以貴州萬口莫

不指石星之復疏而唾罵之臣不能為石星解也安
疆臣欲復貴竹司也便欲棄新貴縣以徇之使鎮遠
思南等司皆欲復其故也將盡棄一省以徇之乎陳
思不過假虎之狐狸安疆臣一當場之傀儡石星發
節氣登樞筦乃陳思之不若陳思欲為安疆臣關
土地石星則欲 陛下蹙土地矣陳思欲為安疆
臣增戶口石星欲為 陛下損戶口矣陳思欲用
夷變夏而改流為土石星不能用夏變夷而改
土為流石星納安疆臣之賄欲改易 會典以增其
拾司之全不念 皇朝一統之盛而自削版圖忍使

有無縣之省由其謀不足以尊君而每至於辱

君才不能以禦亂而常至於釀亂西南之夷從此多事
臣不曰陳思王嘉猷而曰石星也大抵夷司之於流
官有二端非納賄以結其懽則以激變挾之若臣彼
不敢以賄至恐以為激臣謂禦安疆臣無難事有三
策焉初不法則念安疆臣之年幼許其自新卽陳思
王嘉猷不遽加誅苟能改行從善則錄其輔導之功
而宥其撥置之罪可也再不法則照先年處安國事
故事革其冠帶責令縛獻奸徒不得以死屍抵塞俟
其懲創而後復之可也三不法則撫按廉其惡狀開具

奏聞率三省之兵以攻其外調各土司忠義之兵以攻其內裂其土地而分之絕其世爵可也今安疆臣未奉明旨邊甯新貴縣臣欲審安疆臣又稱年幼不知取其回文徒增陳思一番誑訛行布按二司拘陳思王嘉猷面審建縣始末以便題復以完考察安疆臣藏匿不發先按臣及瓜安疆臣不服考察今不服臣查勘皆恃石星而為之石星之誤

國家豈眇鮮哉臣與石星素厚今日之事寧負石星不敢負陛下故據實陳之伏乞勅下兵部令石星有則痛加省改無則益篤忠貞察夷情之二端採愚

臣之三策安疆臣雖係初犯慘惡異常當酌議停安
上請 聖裁勿文前疏之過以長土首之惡從此

天子之餘威遠振疆臣之亂萌潛消庶幾哉石星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也再照 藩封為 天潢之派來

京之使尚不敢頻安疆臣恃其富強選一番捷士無
月不走 輦轂之下志將何為更

勅下五城御史并錦衣衛官校嚴行緝拏是亦塞官邪
之竇示廉遠之尊矣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內該

都察院題覆奉

聖旨是着巡按御史審究具奏欽此

為土酋庇姦抗 旨懇祈 聖明亟賜議處以嚴紀

法重 成命以正封疆併祈 勅議兵餉以消姦萌

事切惟 國家之馭夷傑縱有權蓋夷性犬羊也若

苛舉其細過一切絕之以法束縛馳驟之令其不堪

奚以稱柔遠然諸酋既受 國厚恩世享勺土稱

天子封疆吏而輒縱其淫逞恣其不檢以壞我藩籬又

奚以樹威嚴近歲宣慰安疆臣聽奸撥置妄意更新

貴縣已定之版籍而復彼貴竹司姦 一命也且納

賄樞臣致部覆倒置犯 明禁也撫臣業已發其姦

狀科臣復植其機宜歷

諒旨勘問臣猥以譴劣濫

膺任使入行後朝宣布

朝廷威德令點首悔罪靜

聽處分庶幾無煩

皇上斧鉞耳故安瀕臣初來謁

見臣即諭以順逆撓以禍福且曰汝父安國享物故

時諸首環視而回報復向非撫按嚴號令戰姦暴汝

母子之命懸于安國貞等手矣今承襲承幾而區區

與朝廷爭此土也尚謂有人心乎且以貴竹司故

而校賄本兵陳思等之罪即汝之罪也朝廷嫌貸

汝而勘問陳思等為德王厚汝更可庇陳思等以

抗朝廷耶寬汝不可再

天威不可輕犯今日

卽獻出陳恩等聽勘惟汝卽庇陳恩等以自抵罪亦
惟汝安疆臣唯唯而退臣意其稍有悟也孰知其大
謬不然者臣始行按察司提之不出繼行畢節兵巡
道提之不出復嚴行司道遣官提之亦不出近據該
司道回文安疆臣止令夷日夜莫阿能化你等聽勘
夫奉 旨勘問者陳恩王嘉猷也非夜莫等也且云
陳恩王嘉猷差安運木夫安酋所 進之木葉奉勘
合必經撫按勘驗合式方許起運今臣等未經驗而
曰運木將誰欺耶且言語狂悖動云必要還我貴竹
司藐視 國法不可殫述蓋陳恩等狙詐神姦惟知

有賄石星之故習不知有法安疆臣冥頑不靈惟知
以身奉陳恩等不知有法近且勾引撫臣之鄉人江
鎧而羈留之又綁縛新貴縣催糧之阜快曾正等而
幽囚之此其設計日益狡而其兇惡日益肆 堂堂
天朝而令蠢爾么麼衙 命作姦何以風示邊徼震
懾百蠻也伏望 皇上勅下部院將安疆臣革去冠
帶必待獻出各犯聽勘方准議復或從重議罰仍觀
其後來之順逆而定處庶乎法紀嚴明夷酋知警至
于改貴竹司為新貴縣原奉 皇上成命其戶口糧
差已有定額其統攝徵輸已有成規行之數年事體

本無可疑亦無不便且改土為流貴州郡縣比比皆然不獨一新貴縣累朝皆有之不獨今日非惟不

必勘抑且不當勘伏望

勅下部院將舊莫向承根

等原日妄

奏事情行臣免勘其縣治版籍一一惟

已定之額是遵不許夷司夷目妄生異議則百蠻曉

然知

天朝無二命而體統益嚴矣抑臣又有說焉

臣自入境數月以來竊見貴州財賦寡少軍餉仰給川湖協濟解徵稍不以時布政司左支右吾勢若不能以朝夕且有兵糧已增而糧額未加者有兵應添募以糧無所處而止者土酋自恃富強窺我虛實以

故驕蹇日甚殊非所以壯國威而杜姦萌也除川湖協濟嗣此稽遲太甚者聽撫臣參治外臣竊照黔省號滇南門戶則黔之動靜關係于滇者甚切乃該省協濟獨後於川湖以為未備若云該省往歲用兵頗稱煩費則臣聞近日撫臣陳用賓築隘屯田所省轉餉頗巨則以滇之所省而資黔之不足未為不可似當併勅貳省酌議以待上裁要在兵精餉足則我之折衝有備操縱在手用撫用威無施不可暴者撫臣江所疏參策蓋見及此不然彼日以鴛鴦恣肆而我獨持不治之說煦煦然如養驕子臣且不

知其所終
萬曆二十六年肆月十五日奉

聖旨是陳恩等着該撫按官責令安疆臣解發勘結若
再庇護叅來重處新貴久已設縣不必再勘餘依擬
欽此

議處烏撒疏

巡撫江東之

為逆犯投降 國體既正懇乞 聖明斷立後以靖

夷方專責成以杜後患事臣聞無所解於心者父子
之親無所逃於天地者 君臣之義臣請以

君臣之義責阿備之要 君以正今日之罪以父子之
親責安紹慶之庇予以杜後日之亂願 陛下俯垂

察焉夫安雲龍為烏撒土知府祿墨之子安紹慶其親弟也安效良其親姪也倫序甚明詳見川雲撫臣疏中無俟臣贅咀舊一名安雲龍為安雲龍堂弟名位素卑諸目不服其父且自言之是咀舊之不能立也明矣安國正謀殺安雲龍其妻隴氏遂與安國正為夫婦勢必殺親子以媚姦夫真夷狄而大彘也使隴氏尚在國正有子難免篡逆之誅况遺腹未必真乎是官保之不當立也又明矣咀舊不能立官保不可立繼雲龍而為之後者舍安效良將奚之為阿備者指隴氏之苟合祭其以妻謀夫之罪舉安雲龍之

親派正其以姪繼伯之倫明白申訴豈非義舉及聯
結露益州而檀興兵甲抱擁安效良而坐據鹽倉以
防求為可做以 君命為可挾是臣之所不甘也人
孰不歆其子之富貴謂安紹慶獨無非人情矣乃謹
然諾於雲南謀干戈於貴筑陰與阿備為一陽與父子
為二陸歲嬰孩非安紹慶託之於阿備抑阿備竊之
而逃乎是臣之所不詳也臣於履任之初即行畢節
道僉事方萬策檄諭安紹慶縛獻阿備不蚤自為計
阿備所犯之罪異日皆安效良之罪柰何以身犯叛
逆而欲要 君命之榮也不數日四川樞臣譚希忠

移咨到臣亦貴安紹慶縛獻阿備與臣不約而同矣
臣檄行貴寧道叅議來經濟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
節道僉事方萬策同四川都司淡章往烏撒地方查
勘阿備等夷情令據三道回申十二月初十日安效
良率阿備并海濟等百餘人投見北面望闕行五
叩頭禮畢叅道責之以兩圍鎮城屢刦官道阿備以
為讐言妝誣責以初斂箕夾殺死隴胤等而適地橫
屍烏撒額糧升合不納而一軍枵腹阿備俛首無辭
但稱從今洗心投降願完納錢糧輸辦館馬其雲緝
與效良為叔姪撫院請立為答應知府衆夷巴立為

官事男婦數百名口隨雲到官屋居住效良不

敢加害等語在卷據其投降情狀其心尚雄其言頗
遜若重處阿備殺降為不祥舍安效良而議國正之
後長淫篡之風為不義是以川雲燕臣請定效良之
立致有今日阿備之降不動聲色而潛消亂萌二臣
之有功於國家大矣臣因降備之降而後議效良
之繼僅能為朝廷存體面非因二臣於先臣將無
以成之於後是則臣之罪也臣猶有懼心焉安紹慶
有霑益矣有鹽倉矣又有烏撒府矣土地日廣兵甲
日多土夷之賄交勢合者日益盛使阿備暫歛戢於

效良未繼之先益猖狂於效良既繼之後不但鎮雄
之舊人無難類且烏撒之軍民無寧期四川遠在二
千里外誰能挽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雲南惟見
安紹慶之悲言下見貴州之蹂躪村談笑視之不震
於躬違恤其其隣哉臣竊謂慈父之於幼子痛癢
相關則安紹慶之於阿備肝膽相照阿備既為安效
良出死力安紹慶必能制阿備之死命以阿備之驚
駭而前倨後恭無非為安效良謀也則皆安紹慶意
也嚴阿備之羈絆而慎終如始非孺子能也則尤安
紹慶責也於阿備治之以不治出自 陛下宥過之

仁非臣所敢必於安效良繼其所當繼出自陛下繼
絕之恩非臣所敢與臣一念犬馬之誠惟願陛下
矜憐荒徼之殘民俯賜禁暴之嚴旨繼子既定罪
有攸歸安效良十五歲以前阿備弄兵罪在安紹慶
安效良十五歲以後阿備弄兵責任安效良阿備能
改而先以兵加之者非在起釁之家阿備不悛而復以
兵勦之者罪在濟惡之人阿備得從未滅酋長敢有
效尤或以忿兵或以貪兵侵擾蒼赤者不得援例治
以不赦之罪容臣等分別輕重奏請降削如以其
祖功不可泯選其族之賢者而更置之庶幾國有

天威人無越志雖夷方其知有君臣之義不敢一
逞以試法雖安紹慶亦得以全父子之親不致兩敗
以傷恩軍民幸甚地方幸甚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十
五日該 六部題覆奉

聖旨是

飭武臣

進討銅平院

總督張岳

貴州頗手困於諸苗上下相蒙以賊爲諱釀成驕恣
不容不討議者以山險賊勁憚於用兵其所稱制馭
良策不過曰撫曰守往者布政使石簡嘗撫之矣賜
以魚鹽牛酒花幣又計口而給之糧冠帶其酋首矜
弁其子弟應其所需如奉驕子不旋日而又叛且掠
矣此撫爲無益徒養寇之明驗也往者掣兵之後嘗
調漢土官兵戍小橋毛口諸要害矣此地孤懸賊巢
道路險遠餽餉不繼不逾月土兵輒自散去此守爲

無益徒耗蠹之明驗也銅平二處其衆不及二千若
用兵直搗其巢殄其元惡餘黨當必震慄于時招還
流亡使之復業然後撫可保守可固外此則非臣之
所能策矣兵部覆議令總督撫鎮諸臣協謀進討

議客兵行糧疏

巡撫萬鏜

一均給行糧照得叛苗爲惡徵兵防守湖廣則用所
屬永保鎮筭大刺等司所土與貴州因本省無兵則
用四川所屬酉陽宣撫司及平茶邑梅長官司土兵
四川諸酋倚恃異省動稱客兵邀求厚賞如永保等
兵日支行糧米一升五合彼則日支三升其倍支折

錄亦如之此外又有魚鹽不時犒賞夫薄海內外莫
非王臣征戍邊疆莫非王事酉平等處却爲切鄰曾經題係貴
州巡撫兼制地方世受

國恩享有爵土縱使自備資糧殺賊守邊亦其職分乃
致分川貴爲彼此以客兵而自居乎貴州自防守以
前糜費不貲及用兵以來財力莫繼譬諸貧家當
周知宿春之積一旦窘急則雖巧婦不能爲無米之
炊今後貴州或防守或征剿如用酉平等司土兵月
支行糧俱照湖廣永保等司一例支給敢再措

兵濫支糧賞及監守官扶同給與者俱查照律例
以贓罪追賠重治

覈補軍伍疏

巡按熊克懋

永寧赤水畢節烏撒四衛軍伍缺乏甚多乞申明軍
政條例三犯逆者斬連坐其隣里有司清軍不及三
分者降黜有差因言雲貴係窮邊乞順夷情凡應成
遠方者悉發二省缺軍衛所又宜稍增月糧以恤站
軍兵部覆皆如議

保甲諭

巡撫王學益

會城之下往年嘗有盜賊攻劫各人戶不一救援或

反作奸藏逆潛通密引此豈獨頑悖者之罪官司蓋
有責焉今爲保甲之法與爾等相聯屬因導之善大
約以十家爲一甲每家各置一小牌十家共置一總
牌小牌掛各家門首總牌輪次收掌令其日相傳宣
使各欣欣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
鄰里修睦朋友敦信差役賦稅田產生業更相急力
完辦凡同甲之人相親相愛有疾病空乏則相與扶
持矜恤有爭訟則相與和解有不道不法則各甲會
同糾正不改則請于官治之其他水火盜賊皆同心
協力互相拯救仍各置爲禦盜止火之器使無至于

臨事束手則雖以十家爲保而實以千百家爲保矣

保甲事畧

巡撫劉大直

諭漢夷從今改過自新父子兄弟各相勸勉慈孝友
順勤力耕種子子謹差恪遵法度永保身家毋得仍
逞苗性毋得再縱賊情毋被流棍噴誘肆行剽劫自
取殺戮累及父母妻子每大屯寨各選有身家曉事
衆頗信服一人爲保長一人爲保副一人爲總牌一
人爲小牌小屯寨量立一二人各置保甲木牌一面
備寫一屯寨成丁男子姓名年貌付保長副收掌懸
掛每屯寨置銅鑼一面如遇盜賊出沒一屯鳴鑼各

屯寨響應號身救援併力追捕如賊勢重大一面踞
召經過屯寨合併追襲一面走報巡捕官目撥兵應
援務使賊巢勒捕解驗照格優賞如有坐視不出救
援追捕即係通賊窩賊之人定行連坐拿究如各屯
寨波官吏科害奸徒搔擾及人命地土錢糧鬪毆讐
反保長副總小牌不能曉諭衆情許執保甲牌面徑
赴所在官司陳告以憑斷治承委巡捕土流官員目
把務各洗心滌慮奉公守法化勸良俗潛消賊患一
竿之間地方寧靖即爾官日之功併將保副長總小
牌通行犒賞如或仍襲前弊定行重處不貸

議處銅苗事宜

提學謝東山

貴州之患惟苗爲劇然所以處之訖無定論者遙度而易言之過也夫自古御夷之道有三懷柔謂之撫奉命與師謂之征當其順遂而創艾之謂之撲滅然自古用兵未有上得志於蠻夷者豈中國之力不足以勝之哉勢不便也故征未可易言也夫撫之於馭夷也猶日用飲食何可緩也顧選輒者苟以慎重爲名又不免於養寇而階亂是撫亦不可獨特也所以代征而然撫者有撲滅之法焉此可以便宜行之者也此法行則兵不必衆糧不必多而功倍於征懲者

一二安者高傑之傷於賊是則可爲也而好事者或以爲無功而不爲畏難者或以爲無傷而不問至於寇愈熾而禍愈大於是大舉之說復興嗚呼則胡不圖之早之爲俞也

屯田議

提學謝東山

貴州各衛旗軍上糧屯田俱各八畝會計口食則總旗十六畝小旗十四畝軍人一十畝皆得計其子粒之輸以克月糧之入故旗軍缺一名則一名之分田有在屯田遺一分則一分之花利猶存徃以逃亡者雖缺而解發者當補故遂忽而置之及今逃亡益多

解發蓋募而遺田益衆管屯人等遂有歲收常貨以
致家成鉅積其侵占田土律有明禁侵漁之盜可
不亟懲令無州合爲逆故屯糧旗軍遺下無
糧口食分田至數畝而果有山水湮塞無爲開墾量
行減免餘皆召佃下人歲收其入貯該衛倉廩以備
荒歉處濟聽令下田數支給而無田窮丁分毫不
許浪派新軍解伍倘有瓜撥隨扣減其見剩之數立
爲定規登之冊籍責令布政司隨時稽考如有占愆
不發侵玩如故者即行從重叅究庶幾人知遵守弊
可永弭而邊氓有一舉兩濟之利矣。

貴州軍伍考

謝東山

一貴州各衛軍丁皆洪武初年直隸鳳陽湖廣浙江等處民籍三戶勾解應當國初每衛正軍五千餘人節因兵變逃亡事故今各衛正軍不滿千數且各衛所當事官軍屢年隱瞞餘丁狡占正軍致操練行伍不實臨事之人止軍壯勇而富者營跟官府屠豬而貧者着伍差操一遇地方有警士卒無直前之銳官旗鮮克捷之功爲今之計惟將各衛站所餘丁清查彙出每管事指揮一員照例撥與四名千百戶鎮撫二名不管事者一名仍將各官役使正軍及混食

包辦者悉令退出差操庶行伍克實而威武振揚

請設畢節道疏

四川巡按戴金

一議設兵備以塞禍源畢節實諸夷門戶川貴藩籬
必武備修舉而後外患潛消合于貴州添設僉事一
員請

初駐劄畢節專制烏撒永寧四衛并烏撒烏蒙東川鎮
雄水西永寧等府司合用軍士即於四衛中取用仍
於新添馬步官軍三千數內存留一乘於畢節操練
其錢糧站馬通屬管理地方事體聽四川撫按節制
如此則官有專責而藩屏無虛隙之乘人心息憚而

犬羊絕窺伺之心矣

叩水防禦疏

巡撫何起鵬

一叩水長官司僻在一隅諸苗雖入我羈縻向有匪
測蓋緣山箐叢深巢穴險阻以故彼此勾引出沒無
常急之則鳥驚魚散緩之則豕突狼吞所謂
治之乃所以深治之也各該官舍覲圖大舉徵討原
無實心捍禦且二土官坐擁府城又未控扼要隘
諸苗窺我虛實乘機竊發歲歲調兵代爲防守何有
已時臣

請乞責成土司知何文奎土通判楊應東各職分定上

下二里青嶺次瓦四哨常川任劄平時諭令該班土
兵日夜哨探抵截督同五路會目各照分管信地設
伏防範一遇諸苗稍有舉動隨即率領附近同寨居
民跟踪併力追捕獲功失事照格賞罰桀警寨分密
校部清兵巡道會同清浪叅將量調附近官兵勦剿
一二以儆其餘一應客商人等不許潛入夷寨興販
杉板致惹釁端各該土官舍目不得復蹈往轍剝削
苗民捏故妄申徵功生事湖廣清浪守備官不時巡
歷印水司硃砂堡稽察如此庶捍衛愈密而外侮潛
消藩籬益固而內地永靖矣

有苗來格疏

巡撫馬呈圖

據按察司主據分巡新鎮道右叅政兼僉事蘇愚呈
詳撫處過苗坪等九十九寨天漂等五十七寨苗民
黨銀阿蓋字投順補附初頭納糧又頭貢馬及者
牙等寨頭梗熟苗等已經開通大路往來無阻
呈乞會題緣由臣會同議照蠡茲有苗僻居荒
徼種同羅鏡眺望於地墜窮唯羣似蛇豕嘯聚手茂
林深菁險不可紀頭不能馴在虞庭僅一即工迄歷
代全無來格雖熙朝大收疆宇在政令亦所未加
迨後都勻境之憑陵甚至奪將攻城而屢肆傷殘無

留防禦官

巡撫舒應龍
巡檢毛在

議照貴州地方盤據九夷額設府衛與土司相錯分
隸所恃以整飭戎武禁捕奸盜可爲建威銷萌之計
者舊有壩陽興安等處六守備畫地分轄以聽守巡
兵備等道約束顧以地里相離遼濶每一守備所轄
遠者千有餘里近者不下六七百里一官之力防緝
難周其間有山箐阻深素爲盜藪疆里扼塞勢據險
要者於是先後另設坐鎮防禦等官駐守其地庶幾
聲勢聯絡彼此犄角可無踈虞寡阻潛滋醞釀之患
如鎮遠之有邛水石阡之有湄潭新添之有丹平俱

係設置於土酋錯居之地不止創佐馬鞍一處爲然也今據宣慰司冠帶土舍安國亨奏撤馬鞍山防禦官一節行據各該司道檢查往牘博詢輿情共謂萬曆五年題 允建設之初本爲地當川貴孔道山箐蒙密盜賊易聚而通西守備相距遼遠勢難隄備迨故與原委大方陸廣二處防禦官係爲亨首叔姪構兵縱寇而設者不同及查設官防禦以來更歷數貴俱有擒捕礦盜之績竝無夷民擾害之訴蓋不惟官兵據守要害不容輕撤即先後委官輿論共稱慎於官箴亦有不容輕議者也乃以土酋而輕議廢置大

政據法本宜仍革冠帶以爲縱肆妄奏不實者之戒
但念近蒙 聖恩宥其往罪諱以自新即奉 聖旨

旨採衣本會亦有採辦之責合無姑免事去

照依節奉題 凡事理安分守法鉉求夷貊

賊舊有水碾廠先經撫按等官查議封禁

私竊開挖貨賣招集流亡以爲嚙聚誨盜之數

山防禦官兵照舊存留遇有盜賊生發并取

商犯聽其督兵捕解以遏亂萌自今申飭

敢故違者聽臣等不時廉察然 去

重則褫職斥革庶幾法紀修明可以效好善之逸志

邊防整飭不致貽地方之隱憂矣

剿平者牙叛苗疏

巡撫舒應龍
巡檢毛

據按察司呈問完者牙寨叛苗阿韶等招解該按察
使彭富會同右政司參議應存卓署都指揮俞事楊
雲程分守叅政趙睿分巡副使洪邦光會叅惡苗阿
韶樂三等住者牙大寨為巢穴借寇等寨為瓜牙
不納糧差抗拒本管事事寇盜而都勻一帶地方屯
堡被其傷殘奪司治而樂平各寨夷民橫遭屠戮
罕人挾贖害及生靈掘棺斬首毒延枯骨罪惡貫盈
本該賜死荷蒙兩院遣官宣諭給示招徠乃龔城等

寨即傾心聽撫獨者牙巨惡敢頑梗如故乞勞勝築
容授將士協力一舉而元惡就擒再鼓而克殘掃絕
數年之巨寇 且廓清各司之版圖盡皆整正等因
到臣該臣萬曆十二年奉 命赴任入境蒞事以來
悉其叛逆看得清浪寨將張奇峇亦稱謀勇隨行本
官選帶精兵移駐麻哈州并發省城標營官兵分撥
防守一面刊發撫諭條示用計招徠於是切近者牙
大寨瓮城諸苗畏威投撫環處各寨如谷洞谷蒙鄉
獻殺人克徒贖罪樂平殘賊知有副將移駐近地旋
亦漸自逃散而者牙之黨與既絕乃有可乘之機也

乃惡賊阿韶阿蛇等尚不悔禍猶敢緣度歲年
劫殺且其因頗膏腴稻方稔熟此及九月正可收穫
於敵之時恪遵 勅諭會行總兵官張壽等親率
官兵督令然將張奇峇相機剿辦其餘屯堡寨人俱
准招安不許輕動并行都清道兵備以和光後賊
哈州監督紀驗新鎮分守參政趙睿會同查獲賊
礮厭詳醜計先後擒斬首從功級一百九十八顆
獲男婦五十五名口殘賊奔命遠避群衆聞風
即江外天壩等寨無管生苗相率陸續歸順
東見今議于者牙賊寨遠近兵管水為地方保

賴庶防守有人而可保盤石之安矣

者牙善後

巡檢尉應麟

一建兵官以扼險阻者牙賊寨在萬山羅列之中諸苗腹心之地宜設營兵五百名以防守巴香紅兵四十名安莊六十名巡邏龍里新添等衛紅兵一百名防守都勻府城兵一百名共三百名改克營兵各照原定兵食此外加募土兵二百名每名月給口糧銀六錢領以防禦把總一員分爲左右二哨各千總一員分管無事則在營圍練有警則隨賊追捕聽都督兵備整飭稽察。一設州佐以專撫綏據議平定

土官吳允熙既以久失夷心題奉

欽依

難以復令管攝該司養鴛鴦等寨地方每遇
麻哈州管轄合行添設撫夷判官一員即於
方建立公署一所專令駐劄彼中督率都保鄉
綏各寨夷民請乞 允賜添設合用俸銀柴薪

人役即以該司原革吏目編設錢糧應用各

派糧馬即責木官就近催徵轉解遇有爭鬪

其從公剖斷鮮紛不許糾罰四方潛校奸

生費者密切訪拿鮮究其樂平司是河

夷民近有樂三因宋廷瓚科索致疑即今

所有招降餘黨事宜俱應併行撫苗州判管理催辦額派糧馬永杜土司侵隱之端樂平司吏目併行裁革一切歸附寨苗敢於潛謀倡亂者本官密為偵察會行新營官兵撲滅殲除毋致有滋蔓醞釀○一嚴法禁以杜亂萌據議平定樂平二司叛逆之案其初俱由土官科索所致其各土官所為牙爪羽翼者有漢把頭目把事權司等項名色類皆四方投附奸宄無藉之徒日為土酋規畫非侵奪淫縱之事則脫刑漁獵之謀亟宜立法隄防以除禍本合無查各土司額辦糧馬銀米數刊示懸諭苗民知悉使一遵條

正之供此外土酋有加科者許赴該管官司據
告漢把頭目等役但有生事撥置暴虐者俱宜
驅逐每遇四孟月各取具諸役不致撥置科索
爲害及容留四方無籍棍徒結狀毋使有不軌
之萌致成尾大不掉之患

宣威營兵糧議

副使洪邦光

宣威營之設防禦諸苗以安地方但營兵寡少
四面皆夷若不另議添兵似非經久之計今議
得蒙天眷兵五百名以二百五十名撥赴宣威
營週圍旋旆以爲防守二百五十名赴王華寨
同住以爲應援其

兵糧食就將所種宣威營田一千零四畝除納糧外
實止八百八十六畝原徵租穀共六百二十石零二
斗以田給與作糧每一兵給田六畝兵多田少止足
一百四十餘名之食其餘三百三十四名內頭目六
名日支四分小頭目十名日支三分小甲二十名日
支二分土兵二百九十八名月支二錢俱於布政司
關支其唐蛙蕩井斗坡甲樹桑馬蜡白等六寨路通
江內江外陽順陰逆窩藏勾引終起釁端令蒙詔在
營就近管束常時稽查奸細不許通同叛苗往來敢
有出沒聽蒙詔擒解又查得鷺留七國地方原屬

土司管理緣因隔界黑苗作叛該司申詳院道該處
天眷祖蒙到撥兵把守約束至今安妥無患及查舊
留七團自西北附連都定甲多峇干崖理路抵宣威
營若使蒙詔兼督管束巡緝中間各寨糾引結黨之
奸把截殘賊潛藏之路江外天梁天壩管稿等寨諸
苗敢有勾引黨助劫掠者許蒙詔擒捕解獻照格優
叙其往來投任爲患者聽責令各寨首出一併犒賞
仍令該管守備不時稽察查點

移駐鎮遠守備疏

巡撫舒應龍

議照鎮遠地方平溪清浪偏橋各衛聯絡先年設立清

浪守備正以防禦鎮遠各處苗夷重彈壓之勢自
萬曆七年邛水有事之後該撫臣何起鳴題行清浪
守備不時巡歷相機策應今歲自春徂夏楊應東
釁邛水未聞清浪守備王以寧禁戢處置及詢之與
議會謂邛水防禦把總徐軻自 題允 准授

欽依把總即與守備顏頑守備即欲巡歷彼中渠等誰
不肯受節制遂致廢弛因循又鎮遠土官同知通判
率以府佐體統自居輒與守備抗禮二官俱有防守
巡捕之責守備勢亦難行臣因詳考本兵將領之制
凡奉 欽依推用守備把總等官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係實授者必指揮僉事以上之官係千戶以下者武舉軍舍民生推用者必量陞署指揮僉事職銜以便行事此定制也徐軻係四川寧番衛軍籍先年隨征閩廣川湖曾經該省撫臣劄授名色把總非有功題授千戶指揮職銜也以故先撫臣何起鳴調取防禦印水止領兵五十未有統領兵營控制軍衛有司之權可與守備並稱者至萬曆九年按臣馬呈圖復命奏薦蒙兵部題授欽依把總體統與守備爭雄長在地方有兩大之嫌相應并行的處請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自今徐軻革任之後聽於本省選委

勇衛所實職武舉等官一員前赴防禦如保障有功
另行 奏薦擢用其清浪守備舊與清浪叅將同城
係屬重併先年亦經 題行分駐施秉獨守一隅合
無督行移駐鎮遠統領平清偏鎮四衛探軍并湖廣
調用班軍分守苗寨要地有警相機剿捕仍照萬曆
七年題允事理不時巡歷邛水施秉等處地方邛水
防禦等官并聽節制有違犯者輕則徑行究責重則
衆呈議處鎮遠府土同知通判本屬土夷酋長難與
流官府佐並論且守備係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有上
下相臨之體庶便督率責成仍乞 比照銅仁思石守

備事例請 勅一道將本官改稱清鎮守備備載前
項酌定事宜管轄苗寨地方以一事權如守備移駐
之後地方果彈壓戢寧前項防禦官兵聽其臨時議
撤以省冗食庶將領有臂指相使之勢而鎮夷之防禦
無彼此牽制之虞矣

議處苗界疏

巡撫林喬相

一嚴責成貴州環處皆苗其冠帶而臨苗夷者皆土
官畫地而守分人而轄責非不專乃平居剝苗肥已
有變束手旁觀甚者主使共謀坐地分贓鴛鴦橋處
莫之誰何合無通行各土司照依管轄疆界分定信

地設立巡捕土舍與同捕哨官巡警偵緝遇有苗賊
生發協力堵截被虜人口在某苗寨中責令追取果
能約束苗夷擒捕盜賊不但獎賞許臣破格薦舉請
勅褒旌如有生事構兵窩隱逋逃蹤跡顯著者許臣叅
奏輕則降服色重則革冠帶如是庶土司知所勸懲亦
鼓舞夷方之一機也○一絕交通苗雖犬羊其好生
惡死保妻子之心與漢人同漢人潛入貿易騙其財
物負其資本不敢控訴於有司則放橫以泄其忿而
不逞無良之徒爲之鄉導指引窺探富厚馴善之家
可以局騙設計勾苗捉擄人口入寨刻木寫帖稱說

某與我有讐言見擄某人入寨爲質其被擄親屬迫求
某家央免媒講之人約出銀兩若干畜產若干取贖
人口此媒講之人即主使勾苗之人也捕哨官縱之
不問且陰受其贓者有之矣合無責令總兵守備嚴
督營哨官把截要隘但有漢人潛入夷寨不論有無
引惹逆孽俱要擒拿送官究問如律貨物盡數給賞
其代寫首狀擄人講贖者務追究寫狀媒講奸人痛
懲重治則亂源可絕而邊民可安堵矣

更調武職疏

巡撫江東之

竊惟貴州僻在西南徼外夷多漢少古稱鬼方之國

種多繁瓠之後不論力之強弱以貪殘爲本性不論
歲之豐歉以刦殺爲生涯居者有暮戍之恤行者有
逋掠之憂衛所多於郡邑干戈伏杵箐叢巡捕指揮
一膺簡任啓處不寧既虞失事於東又恐竊發於西
百計偵邏方得一夕之安起視四境而刦報又至夫
輸財買口捐軀當賊方得數級之賞曾不踰時而爲
檄之交謫又臨矣守禦何如其勞職任何如其重也
掌印指揮高紹 銅符坐享世祿腋削由其掌握
黃出於唇吻衛官之名行率多不檢衛官之賢否最
易失真如事涉影嚮而遽指實終身無昭雪之期人

已懲艾而猶追求白首無更新之日由印官自為身

謀謂各官業已玷污印可常保巧於自炫苛於責人

各衛印官之通情也捕官有臨戎之警而不得安握

符之禁有奔馳之勞而不得享輕肥之逸是以平居

偷惰遇災支吾甚至有願為標備不願為巡捕者以

利害懸殊而苦樂不均也職見江南各衛掌印官與

運糧官交相更調故運糧早掣通關印信亦多稱職

今捕官鋒鏑之憂與運官風波之險尤大有間體念

巡官於江南者獨不可優恤捕官於黔南乎敢

請廣運例掌印官與捕官均之不肖而僨事者不妨

另於若二官一舉其職一年巡捕一年掌印撫按官
隆之以禮貌假之以事權不煩之以兩院之奔走不
問之以他官之媒孽職司一衛巡行四境衛軍有錄
畧勇健者不特爲印官之承順兼聽捕官之使令茲
情之順逆得以偵探而預防之哨官之勤惰得以責
治而申揭之以印調捕而有餘威以捕調印而有餘
權交相代則交相成捕官有異於掌印而盡力於地
方印官亦以地方爲己之職分而不專於戀印不操
均其利害節其勞逸爲衛官謀也且先捕而蓄其銳
臨捕而展其才尤所以爲夷方謀也凡遇薦舉不克

印官而先捕官印官重捕官尤重捕官有脫穎之奇則境內享覆盂之安若三年六年功業無聞薦剋不及可以革捕亦可以革印何至又誤蒼生而妨賢路耶再照賞罰不行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即今腹表衛官優游也印方以錢神債帥坐獵聲華禦苗將士功罪不覈賞罰不加貪肆者得以藏奸有志者無由上進諷責之枕戈得敵援抱忘身其將能乎此撫按官均與有責亦不敢專委罪於樞職也職查得浙防倭事宜將士功罪皆不時舉劾自今貴州及湖北川東等衛哨司防禦等官職督行巡遊之法季調之

規無故不得妄起兵端苗賊出劫有能出謀奮勇生擒苗賊十人以上及斬苗級數多者容職特疏報功將本官照例陞擢軍士從重賞賚或給冠帶以期後效如有坐視劫掠虛聲應援實爲退縮以致縱擄人口數多不論漢土官軍指名叅奏依律治罪仍從祖職逆降本軍月餉亦議遞減俟有功而後復之罰不遞貴賞不踰時如此而人心不奮勇氣不倍理所無也伏乞皇上明見萬里之遠察職一得之愚將職所奏勅下兵部酌議施行允當苗衛所甲械之調查照印運事例以重捕官之權激勸之勇查照

體事例以示公戰之利職見捨英迭任從事無獲
之嗟信賞必罰望臆皆勇夫之奮矣武職奉書處
幸甚

議處五閩疏畧

湖廣巡撫

○一議兼郡轄以馭軍民查得楚中各府屬
凡衛官賢否官舍襲替宦宦各體屯糧先
官填勘覈催以故事體維繫惟黎平府與五
城則不然蓋府屬貴州衛屬湖廣不相干涉必欲
頭人等指犯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以兩省府
處一城本以防範合無俯照臣領勅諭統

府事例亦聽其沉兵備道統轄五開衛官員賢否准
舍襲替官軍俸糧俱經該府填註勘結查覈督催
詳該道轉詳方准施行辰州府不得干與死事干
民者仍與叅將協心秉公查處不許自分彼此如
庶府衛聯屬文武並飭非惟鴛鴦懽悅之風永
消冰釋抑且聲名文物之盛可期風動雲蒸矣
一議移叅將以便彈壓查得守備之駐五開品
崇人心玩視叅將則體貌稍隆威權自振合無
本叅聽其帶領募兵移駐五開衛凡各邊衛二
宜悉聽料理俾彼宣布威令以輯衆心奮揚威

懾衆志事干軍民者與黎平府掌印官協心謀
圖保障之方永消鴛鴦之憂廢地方可獲稔寧
一議改通判以司糧餉夫糧餉乃官軍所資以爲食
者必支放以時斯軍士得落實惠今查五關等衛通
餉皆解沅州專令辰州府邊糧通判駐劄該州管理
支放各衛請給則自衛歷靖而抵沅該道給發則自
沅歷靖而抵衛山關險峻道遠適合無將通判移駐
靖州而以五關銅鼓等衛之近靖州者應支糧餉
貯該州專聽本官催督給散每雙月各衛請發糧
簿照式開填明白送道轉發本官查覈見在官軍

數呈詳批允行州支出餉銀鑿分零碎包封奉官
詣各衛會同掌印官唱名給散其五關六衛官
同黎平府掌印官查數公同支放水部契稅
官軍俸糧常充永免跋涉之勞可最便
一議重事權以便制馭照得黎平府與五關衛
事體關涉合無將黎平改爲軍民府兼掌印信
關衛所軍舍聽其專制俾有司軍衛爲一體
庶永輯寧再照楚省湖北及郴桂地方爲之貴州
漢婁制該道府州縣官員賢否同聽憲
平府既屬辰沅兵備道統轄而五關衛亦爲該府

制多相關涉似應比照前例將該府屬官員賢否聽臣等一體甄別舉劾勸懲庶邊方之臣賢者知所奮勵而不肖者亦知警畏矣○一議酌調遣以免騷擾照得永順保靖二司先年浙直倭寇擾攘當事議調其真征剿繼此一遇有急動輒思調二司土兵即臣向未親臨其地亦以二司謂足恃力乃今則見有大謬不然者緣二司徒有虛名原無實兵如遇奉文調取則於鎮溪等司轉募每兵一名給與二錢銀簪一枝取數以應出門即有行糧沿途又有犒賞費府之費既以不貲乃苗民之性驚鷙難馴沿途劫掠生

事莫敢誰何且得由夷深入腹裏習見舉措虛實致萌輕視之心起垂涎之念此則決不容復踵往轍者也合無今後各省凡有寇攘不許議調二司土兵如貴苗煽亂勢至猖獗聽該省撫臣會臣衙門題報請臣調發見募精兵策應尋不足用則調取鎮溪等處勇悍慣戰之兵互相夾剿其永保之兵亦不輕擅調取致滋擾害

新增兵餉事畧

俞事梁銓

照得都勻地方四面窮山物力鮮薄諸善馬集資靡常則積貯乃地方第一義也查得歷年以來都勻

府每年有隱田租銀四兩三錢一分二釐五毫都督
衛有減馬料田銀六兩三錢魚秧銀五兩魚稅銀四
兩五錢一年共計銀二十兩一錢一分二釐五毫聽
充本道公用今照公用一節本道向稱詘乏故歷來
藉此三項充之若以地方積貯相較則尤有急於公
用者合無候詳允日備行都勻府衛以萬曆二十五
年爲始將充本道公用隱田減馬魚秧魚稅等銀二
十兩一錢一分二釐五毫每年責成府衛官及時徵
收秋熟之時解納都勻府照市價糶穀貯倉令都勻
倉官攢同備賑一併看守專聽餉兵支用不得別

項那移仍置循環守十餘載道查原以如徵收短少罪
坐衛官貯穀短少責在該府年復一年愈積愈多其
于兵需未必無小補等因于二十五年詳允軍門咨
察院應悉如議行

募勇守城議

思州知府蔡懋昭

本府設在萬山之中溪洞深阻南與邛水天柱相
北與烏羅提省相聯中多谿徑皆係生苗出沒其間
自正統十四年被奸糾引苗賊入陷以後為苗所窺
間嘗竊發受害頗仍良由武備弛而兵力寡也查得
洪武二十五年設有思州守禦千戶所而千百戶以

土人爲之至洪熙元年革去千百戶改爲正副長官
守禦遂廢後因殘破又議調平靖偏鎮四衛官軍共
一百六十九員名赴府防守至萬曆元年復又撤去
今雖召募徭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給銀一錢八分
米三斗把守關隘然亦生苗等耳非久安長治之術
也舊額土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給銀四錢五分以
克守禦然皆柔懦不堪惟供看門提鈴更夫吹手等
役而無衣甲武勇之具以此因循怠玩屢遭失事各
無比照文府事規量募壯勇藝能之兵五六十名月
給工食銀玖錢專令習熟鳥銃快鎗等技以壯

武備庶平居有足制勝聞遠未致張皇城社人心均
有利賴矣

